

美女追踪劍公子

美女追踪金心子

古龙 著

上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、4

内 容 提 要

清朝嘉靖年间，北京城里，一对师兄师妹，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在高人指点下，武功盖世。

大将军薛季伦将其爱女许配给浪荡不羁，只知斗鸡斗狗，文武不通的威运侯二公子。师兄因此愤而出走，师妹痴情离家，出嫁之日，巧使“调包计”使侯二公子娶到的仅是“代替红娘”。

从此，江湖上出现了一个武功了得，为民除暴的美俊少年和一个行踪悠忽，武林人称“圣手伽蓝”的红衣女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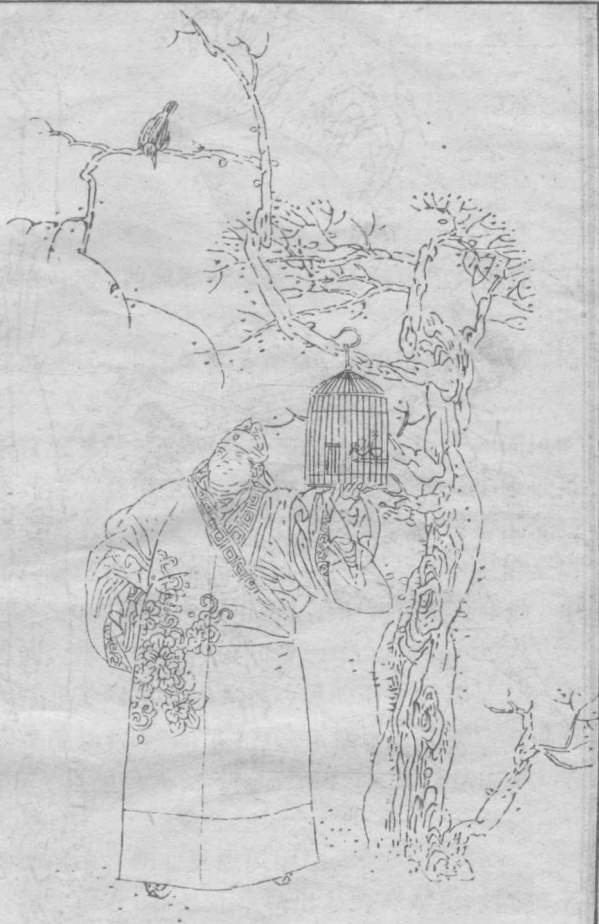
少年从虎口中相继救出一对美貌武林女子，二女对他都有儿女之情，缠绵之意。不料恩怨甚多，为父仇为情种，使一对闺中好友反目成仇。其一为情徇父，使少年悲痛阵阵。

师妹寻师兄，师兄找师妹，阴差阳错，剑魂断情，一对恋人难觅芳踪。每到关键时刻，总有意外发生，不是师兄怀抱女子，就是师兄与女子缠绵在不言之中。两人刚释尽前嫌，情海又起浪波，四女要嫁一男，谁嫁娶谁，难以定夺。

本书以阮公子和薛妹娘的爱情纠葛为中心，以四女一男的意情和恩怨为主线，场面宏伟，群雄汇聚，人物众多，情感复杂，开篇数行，引人入胜，直到一气阅毕，否则，难释胸臆。









菡萏香销翠叶残，西风愁起绿波间；还与容光共憔悴，不堪看！

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；多少泪珠何限恨，倚阑干。

上面这一首浣溪沙秋思词，是那南唐中主所作，词风旷逸深婉，情感高洁，意境空灵，也因中主这时国是小康，虽不若后主处境之恶劣，而发为凄厉亡国之音，但仍嫌沉郁黯伤，毫无振作奋起之志，是故，这五代残唐，自中主传至后主，于宋朝建隆八年，终为宋太祖所亡。谁知在五百年后，中主的这首秋思词，却获得了一位知音。

这知音人并非黉门秀士，弄月吟风的书生，却是一位闺中红粉，怎知她是知音人呢？因为她正把这阙浣溪沙，再四吟哦，花容黯淡，目蕴波光，娇躯栏杆倚处，极目秋雨幕，景色更迷濛，正是：

睫边泪共檐前雨，伤心更添风雨愁。

这知音人更非别人，正是北京城出名的美人儿，姓薛，名云娘，乃是大将军薛季伦的掌上明珠，芳龄十八，色若桃花破绽；形似芍药笼烟，美是美到极点，在那北京城中，正不知多少王侯公子，富家儿郎，辗转反侧，梦寐好述。

这薛云娘不但秀于外，而且慧于中，诗词歌赋无所不能，这其中，她更喜欢词，她认为词不像诗那样羁勒綦严，更能

随意发挥。词人中她又喜欢少游稼轩，因其才气横溢，豪纵不羁，但这会子她却把中主这阙浣溪沙，翻来覆去地吟哦，尤其颂到“细雨梦回鸡塞远”这句时，更似有无限感伤，珠泪盈睫。

原来这阙词正切合了她目下心境，是她此情此景、此时此地的最佳写照，中主词中的“鸡塞远”三字，本来是遥远之意，谁知竟有这般巧合，鸡塞远是难鹿塞，远在蒙古，中主虽是借指，但这薛云娘却是心有所萦。

透过那潇潇雨丝，薛云娘似乎看到了那大漠之上，漫天风沙里，驰骋着一个劲装佩剑的少年。她的心里突然感到一阵温暖。

蓦地珠帘启处，丫环绿珠翩然从房里出来，说：“小姐，你几时起身了，怎么也不叫我一声，小心着了凉。”

云娘大有“丫环惊妾梦，不得到大漠”之感，皱了皱眉头，说：“绿珠，怎么你老要来烦我。”

绿珠知道近来小姐心情不好，因为大将军薛季伦，奉诏征讨安南，得胜班师日内即要回京，回京之后，紧接着即要给小姐办喜事，今天正是行聘之期，姑爷是威远侯爷的二公子，这位公子爷提笔不能文，上马不能行，斗鸡走狗却是样样精通，小姐心头苦恼还不全是为此，而是她心中早有了情郎，而且情郎远去大漠之前，说在夏末秋初定必返来的，至今却杳无音信，因此，小姐日日把那栏杆频倚。

这绿珠是云娘贴身丫环，云娘把她作为闺中友伴看待，从未把她当作丫环支使。因此，绿珠不但知道云娘心事，而且深深同情小姐。

绿珠叹了口气道：“小姐，进去了吧！天也快黑了，你也该加一件衣服。”

云娘黛眉再蹙道：“绿珠，叫你别烦我，你这是怎么，偏不听话。”

绿珠道：“老远的路，怎能算得准日程，也许今儿晚上，他就回来了。”

云娘嗔道：“他是谁，谁是他，你再乱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。”

说着，云娘脸就红了，倏地转身移步，绿珠舌头一伸，赶即缩身，退回房去。

云娘跟着进了屋。下雨天，黑得早，屋子里也更暗，绿珠见小姐进了屋，急忙把几盏琉璃灯点上，屋子顿然光明。

这屋子好高雅，哪里象个小姐绣楼，被璀璨的珠灯一照，更显得深邃宏敞，堂皇古致，窗户都是排花格，糊着绿纱，书橱绕室，桌上是玉轴牙签，鸾笺犀管，高案尽陈周敦商彝古器；壁上古画字幅，笔势飞舞，通非近代手笔，这屋子竟比书斋远要高雅，那案旁壁上，更挂着一柄古色斑斓的宝剑。云娘进得屋来，在棹上一坐。

绿珠见云娘不进卧室，忙去拿了件披肩出来，轻轻披在云娘肩上。正在这时，蓦听得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，而且不止一人，渐行渐近，珠帘启处，一个丫环打起帘子，说道：“禀小姐，夫人来了。”

云娘起了身，转过来背着棹子，却不动身，那绿珠早已抢到门口。这时夫人已到，绿珠请了一个安，垂手站立一旁，一看，夫人后面还跟随着几个丫环仆妇，捧着抬着的，正是威远侯二公子行聘之物。绿珠在云娘小睡时曾在前边去看过，这时想是夫人带人送来与小姐过目后收藏，哪知她眼也不抬。

夫人道：“云娘，快来看看，这威远侯家行聘之物，倒也算是体面的了，娘为你的这颗心，今儿才算有了着落。”

云娘只是低着头，总不抬起来。夫人又道：“瞧你，在娘面前还害臊。”

绿珠见云娘对夫人总不理睬，忙掩饰道：“夫人，小姐今天有点儿不舒服。”

夫人惊道：“我平时怎样说你们来着，雨天要小心，是不是着了凉。”

夫人伸手摸摸云娘额头，觉得没有发烧，一颗心才放下，便对绿珠道：

“既是这么着，你早点服侍小姐休息罢。”又一指那些行聘之物道：

“这些首饰等小姐过目后，好生收好，今儿我也累了，夜里更凉，你可得小心些，睡觉也惊醒点。”

丫环仆妇把行聘之物放下，随夫人走了，绿珠送到楼口，转回身来，云娘已伏在案上，两肩抽动。

绿珠从小跟随服侍小姐，从来就未见云娘流过泪，这时也不禁叹了口气，正不知是劝好，还是劝，蓦听窗户咔嚓一声，微风飘动，人影一晃，屋子里已多了一个人。

只见他星目炯炯，鼻垂玉峰，英俊挺逸，潇洒风流，一身劲装，背插宝剑。绿珠骤见，不禁惊呼道：“阮公子！”

云娘更是惊喜，霍地起身，又兴奋又哀怨的，轻启朱唇，哪知她才说了个：“你……”字，又陡地住了口。

因为那少年，从聘礼上收回目光，连看也不看云娘一眼，随哈哈一声狂笑道：

“我万里兼程而来，竟然赶上给你恭喜了，将军的大小姐配侯爷二公子，真是门当户对。”

云娘脸上陡地变色，恰似冷水浇头，日夜盼望，魂牵梦萦，好不容易等到他来了，把他当作知心人，满想从他得到安

慰，慰解相思之苦，共商对策，那知他一来，不问情由，即这般态度，云娘面色由红变白，白得象张纸，只觉得鼻阻口塞，半天，才进出了一句：

“你！好！”

那少年又一声干笑道：“我怎的不好，从江湖中来，仍然回到江湖去，孑然一身，无挂无牵。”

绿珠焦急地喊了声：“阮公子！”

那少年不待她说下去，接着又哈哈笑道：

“公子！那侯爷府第里的才是公子，绿珠姐，你认错人了，可是也提醒了我，我这江湖汉可不配站在这里，我得知趣走了。”语声甫毕，身形一动，人影一晃，好快的身法，随着窗户再又咔嚓一声响，已失了踪迹。

绿珠才要追赶，一挫腰，想跟踪飞出，猛地一眼瞥见云娘身形摇晃，忙侧身横窜，把她扶着。原来云娘已气得晕了过去。绿珠顾不得再追那阮公子，即忙替云娘捶背推胸，口中连连呼唤小姐，半天，云娘才哇地一声哭出来，同时蓦地两条粉臂一分，挣脱绿珠的扶搀，侧身猛跃，左臂挥处，耳边只听得叮叮当当一阵乱响，早把那旁边案上摆的聘礼推落地上。绿珠惊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怎地？”忙上前拦阻，但已晚了。

云娘脸上虽然仍有泪痕，却不再哭了，也是哈哈尖声地一阵干笑，自言自语道：

“好！好！孑然一身，无挂无牵。”

绿珠听得一怔，心说：“小姐气急攻心，这可怎好。急得手足无措。”

云娘干笑了一阵，反倒沉静了，一脸毅容，望着绿珠，半天不言不语。

绿珠又是急，又是心痛，因为她虽是丫环，可是和云娘从小一块儿长大，云娘把她当作妹妹一样看待。这会儿见云娘笑了一阵，半天不言不语，一反常态，心里可是更急了。

哪知云娘面色一沉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绿珠，我们从小一块长大，象姊妹似的，是不？”

绿珠道：“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云娘道：“若是我有求于你，你可答应我？”

绿珠道：“小姐……”

云娘急忙拦着她道：“从今后不许你叫我小姐，你叫我姐姐，我叫你妹妹。”

绿珠道：“婢子怎敢。”

云娘不悦道：“瞧你，先就不听话了。”

但绿珠仍显出忸怩之态，她也算是剔透玲珑的人儿，知云娘是有下文，因此，也不接受，也不反对。

云娘再又沉思了顷刻，道：“妹妹，你随我来。”说罢，就走进卧室去了。绿珠随后跟进，云娘命她把房门关上。这一晚，两人睡在一张床上，唧唧啾啾，谈到深夜。

第二天起身后，云娘仍是一脸坚毅之色，绿珠却捉空儿偷偷拭泪，趁云娘到夫人跟前请安的时候，把昨夜云娘扫落地下的聘礼，一件件的拿起来摆好，触着那些首饰，绿珠不禁心里猛跳，渐渐霞生满颊，有点儿哀伤，又有点儿心慌意乱，这里站一会儿，那边又发会子怔。

云娘从夫人房里回来后，昨日对那些聘礼连正眼也不瞧的，现在却竟帮着绿珠整理拂拭。眼角不时挂着泪，不时叹一口无声的气，两人虽然很少交谈，但却比往日更亲密了，更显得依恋。

云娘帮着绿珠收拾好了聘礼，走到桌边，把壁上挂的那

把古剑取下来，拂拭了一会，剑身古色斑斓，作暗褐色，剑柄上嵌着七颗宝石，作北斗星状，柄梢系着黄色丝绦。云娘拂拭完毕，右手握着剑柄，霍地将剑拔出，一声龙吟。

陡见寒森森、蓝汪汪一道闪光，剑名七星。是薛季伦将军传家之物，云娘向父亲讨来，薛将军常以中郎有女自慰，以为女儿讨去装饰书房，一笑允诺，他哪里料到，却因这把宝剑，造就了云娘一世英名，为江湖添了一段佳话。

且说云娘将剑拔出，剑是神物，手腕一翻，抖了斗大一个剑花，剑气如虹，云娘也不由豪气凌云，心里的一个意念也更坚定，从窗口仰望长空，长长地吁了口郁气。

在那万里无垠的晴空下，几双鸟儿正自由自在地飞翔，云娘呆呆地注视着，不由脸上掠过一道闪光；阴翳的面庞也开朗了。

谁知她的意气飞扬得快，转变得也快，随着手中剑慢慢下垂，面容也慢慢地被阴悒笼罩，露出满脸哀怨，心里也浮现出昨晚那少年的影子。

北京城都知道云娘是个美人儿，却不知道这朵玫瑰花儿有刺，都知道云娘是大将军的掌珠，却不知道她竟是武林健者，剑术通神，已深窥堂奥。

你道那江湖与深闺之中，相去何异十万八千里，怎生牵连起来？

原来大将军薛季伦，十年前出镇山西太原府，官居总兵之职，上任的第二天，即有一个老人求见，自荐愿任幕僚。

凡是幕僚都要参预机密大事，故均由至亲好友推荐，这老人自荐而来，薛季伦感到很奇怪，相见之下，见这老人年在六十开外，须眉皆白，人虽精瘦，却精神矍铄，两眼更炯炯有光，现出一种令人不可逼视的威仪。薛季伦是将门之后，

家学渊源，颇能识人，一见就知道老人来得有异，而且说不定是位世外高人，忙以礼相待。

老人坐定以后，即开门见山，说昨日在路上，得见将军的女公子，虽是小小年纪，不过年方八龄，但秀外慧中，禀赋神奇，钟灵毓秀，荟萃一身，资质之佳，为其平生所仅见，故冒昧自荐，并非为幕僚而来，实系愿为女公子西席。

作父母的，听别人赞自己的子女，哪还有不高兴的，再和老人接谈之下，更令薛季伦惊诧万分，因为老人不但博古通今，而且词赋兵法，不但渊，而且精，薛季伦惊为当世之黄石公，因此即日将薛云娘唤出，行了拜师之礼。

云娘拜师已毕，薛将军虽因女儿师事得人，但也因此无限感慨道：

“可惜她是女儿身，纵然学得满腹经纶、亦无用处。”

老人闻言，却呵呵笑道：“将军怎也存世俗之见，昔之木兰，岂非女儿身，又何逊于男儿。”

薛季伦亦未深思老人话中之意，自此，老人即留在任上，于是特为他布置精舍，为云娘授课，薛季伦以为老人仅授云娘的文学，谁知老人是白日授文，夜晚教武。

这老人不是别人，乃是当代第一奇人，姓钟名千里，自幼文武双修，弱冠时文学武功均有了很深造诣，然淡于仕途，终日遨游于名山胜迹，中年时，偶于黄山古洞中，巧得拳剑秘籍，于是即在古洞中照秘籍精研，凡十余年，尽其行藏，下山后遍访武林，与当今各派健者印证，竟无出其右者，自此即在江湖来去，足迹遍南北，蛮荒大漠，莫不时见其踪影。

但十多年来，本想找个可传衣钵的徒弟，却未遇到堪造就的资质，这日自大漠南下，路遇季伦将军上任的车马，云娘小孩儿家天性，不耐车里闷气，不时把车帘掀起来瞭望，被

钟千里瞥见，他从未见到过这般好的资质，哪肯放过，但将军的掌珠岂肯与人作徒，老人不得已，也为她禀赋资质神奇难得，这才冒昧求见自荐。

云娘冰雪聪明，这也算是有缘，老人将一身文学武功，倾囊传授，云娘进境神速，闻一知十，老人虽因恐薛季伦不允其女儿习武，故传授均在晚间无人之时，但云娘不过前后六年，已尽得所学，这其间还得归功于老人同时施以易筋之术，助其练气返虚，代毛洗髓，才能这般神速。

那云娘虽说暗中练武，却不曾瞒着小丫环绿珠，绿珠这孩子也是聪明非常，云娘练武时她亦时常在侧，渐渐有了兴趣，因此老人也许她跟随云娘一道演习，虽远不及云娘那般升堂入屋，却也非一般江湖武师可以匹敌。

名师固难求，好徒亦难得，老人好容易遇见云娘这般超人绝顶的资质，哪知就在老人入府的那年冬天，一日闲中无事，出城赏雪。走出不远，闻听路边茅屋里，传来小孩啼哭之声，哭声虽哀，但却清宏。

老人不禁走到屋前，推门一看，那茅屋仅有两间，床上躺着一个妇人，一个孩子伏在她的身上哭。

老人一看，真是四壁萧然，仅有一张破桌，此外即无长物，那孩子听到推门声，回头一望，老人一见，大吃一惊，这孩子虽是骨瘦如柴，面容苍白，但他骨格之神奇，却毫不逊于云娘。心中想道：

“怎这股巧，不到半年时间，竟被我遇见两个。”

忙走进前去，问道：“孩子，你哭什么？”

那孩儿哭道：“我妈病了。”

老人再进到床前一看，床上那妇人眼光都散了，老人深通医理，不需诊脉，已知这妇人快死了，身上仅盖着一床薄

薄的棉被，还是百补千疤，青虚虚的一张脸上，仅剩下皮包骨头，那孩子身上的一领破棉袄，连手肘也遮不住，这妇人明明是即将死于饥寒，但已是出的气多，吸的气少，回生乏术了。

那妇人这里还有知觉，见到老人，眼皮竟还眨了两下，渗出两滴泪来，她的目光望望老人，又望孩子。

老人知道她的意思，叹口气道：“你去吧！你的身后事，和你这孩子，都交给我了。”

老人这话竟似催命符似的，那妇闻言，两眼一闭，喉咙咯咯地一阵响，瞬即气绝。孩子不知她已死了，还一连声在喊妈。

老人又是一声长叹，伸手抚摩着孩子的头顶，说道：“孩子，别再喊了，你妈已经死了。”

那孩子陡然睁大了眼睛，望着老人，蓦然又扑向他妈去，狂喊着妈，见他母亲果是死了，才哇地一声大哭出来，两双小脚在地上跺得震天价响。这时左右茅屋里的人听得孩子这么大哭，知有变故，都纷纷前来。

老人见进来的这些人，都是骨瘦衣单，就知他们是自身不保，当然顾不得来照看这病妇。就打听这妇人身世，才知她姓阮，就在这孩子出生那年，丈夫就死去了，以后仅靠做些针线度日，母子两个相依为命，不想辛劳过度，渐渐病魔上身，这病越来越厉害，连针线也不能做了，又兼连日大雪，门也出不去，家里又无隔宿之粮，这样饥寒交迫，竟至一命呜呼。

老人即使不收留孩子，遇到这种事，亦必倾囊相助，何况这孩子骨格心性禀赋样样俱佳，正是打着灯笼也找不到呢？

等到问清楚了孩子的姓名身世，忙从怀里取出二十两银